

鄭逸梅著

近代野乘

黃葆戉題



鄭逸梅著

近代野乘

新中書局出版

題詞（以來稿先後爲次）

（一）楊宛叟

人間幽隱久窮搜，盡入珊瑚一網收，此是名山千古事，願君珍重魯春秋，字挾風霜辭義嚴，賢奸甲乙各分籤，汝南月旦龍門筆，併入滎陽隻手兼。

（二）孫滄叟

張蔡一枝筆，袁荀百世規，搜遺今可鑑，紀事古爲師。白虎經垂論，（孟堅白虎通德論依五經作論）公羊見異辭，此書留座右，永永作蓍龜。

（三）陳蒙庵

朝報何妨斷爛譏，道聽塗說本堪非，荒亭野史憑誰續，直筆闡幽與表微。眼中人物知誰健，投老情懷百不堪，漫道學書徒廢紙，臨川世說尙清談。

（四）黃賓虹

經師門第原通德，筆乘陽秋待證今，褒貶從來嚴一字，應教價重雙南金。

(五) 朱大可

龍門不作蘭臺逝，寂寞中州野史亭，賴是白頭漁仲老，晨鈔瞑寫一編青。
劉公座上傳佳話，柳氏尊前次舊聞，付與他年小司馬，千秋資治擅奇文。

(六) 金息侯

海上久傳小板橋，新聞爭識舊聞高，春江掌故今心史，妙筆能從癢處搔。
（逸梅自稱舊聞記者第二句故云）

(七) 陳仲陶

掌故羅胸得幾人，並時（逸梅）陸（丹林）兩嶙峋，渝州頻作蔭廬客，繞座風濤著怨春，
（劉禺生先生最熟於掌故客渝時寓居蔭廬嘗渝苗茶見款抵掌爲談同光以來學者遺聞軼事滔滔不絕記醜聞博當世所罕）

蒐葺寧供樞掌須，先生直筆古爲徒，也知野史堪傳後，不負遺山削簡劬。

近代野乘目次

葉楚傖之唯一酒友林一厂	一
白龍山人潑墨畫荷	二
馬君武之垂老風情	三
蒙古詩人三六橋	四
徐竹賢組織宛米山房	六
天虛我生主持自由談	七
王蕓農之菊影樓影事	八
落花詩著名之沈太侔	十
許息齋訪斲山語錄	一一
張善子之三虎圖	一三
任立凡寓居顧氏怡園	一四
胡汀鷺目中無倭卒	一五
宣古愚不願以詞人名世	一七
褚禮堂貧病交迫	一八
陳石遺之詩僕張宗揚	一九

湯壽潛之儉約	二一
龜年清話中之孫菊仙	二二
徐小倉頑劣成性	二三
書畫賑災之第一人金免癡	二四
胡石予自著墓志銘	二五
露蘭春難產殞生	二七
劉三解帶處	二八
王聘三因醫得耦	二九
黃夢畹之生計	三一
丁叔雅隱几坐化	三二
姚叔平自稱嚼蛆	三四
潘蘭史浪遊柏林	三五
易大厂嗜飲黑啤酒	三六
楊鍾義反對張季直	三七
曹纘衡居近滂喜齋	三九
袁思亮人似東坡肉	四〇
胡樸安之警惕語	四一

善於題圖之梁鴻志	四二
黃秋岳藏漁洋手批詩集	四三
楊東山輯海上墨林	四四
倪墨耕性好漁色	四六
韓紫石銳意吏事	四七
瞿鴻禨貌似同治帝	四八
沈淇泉名片之效用	五〇
羅振玉多名號	五一
顧鶴逸古道可風	五二
繆斌傾陷彭國彥	五三
蔡寒瓊嗜茶成癖	五四
李審言之駢文比喻	五五
賽金花並不美豔	五六
嚴幾道之海軍生活	五七
莊呂鹿擅唱鬚生	五九
周夢坡之赴告	六〇
汪精衛獄中筆劄	六一

趙搗叔與李蕤客兩賢相阮

六二

林鐵尊訪曝書亭遺跡

六四

陳鶴柴用白紙扇錄詩

六五

蔡子民反對乘轎

六六

郁葆青創商餘學社

六七

羅癭公之最後絕筆

六八

郁屏翰發明綢雨衣

六九

吳秋農幾欲自沈

七〇

陳師曾之北京風俗畫冊

七二

吳觀岱善臨石濤山水

七三

李平書采風問俗

七四

張南皮贈金章太炎

七五

楊雲史嗟嘆蔣檀青

七六

李梅庵天閣無子

七八

我國製珂羅版之第一人趙鴻奇

七九

王碧棲頽廢自放

八〇

吳鈍齋被阮西太后

八一

口譯茶花女之王曉齋

八二

近代野乘

鄭逸梅撰

葉楚傖之唯一酒友林一厂

自來有志行道之士，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不欲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東江葉楚傖即其人也，楚傖爲民立報記者，以瑰麗雄奇之文，鼓吹革命，一度爲稗官家言，如古戍寒笳記，如此京華，尤爲膾炙人口。既而登仕途，執中樞要政，盡瘁而死，脫民國史而有循吏傳者，楚傖當列入而佔重要之一頁也。楚傖嗜酒若命，與林百舉一厂最友善，楚傖贈一厂詩，有林君天下士，文采擅殊姿等句，不啻當年李謫仙贈孟襄陽，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也，楚傖飲酒，非一厂在座不歡，時兩人同居汕頭，一日轟飲俱醉，楚傖他去，一厂徧尋不得，號於人口，楚傖蹈海死矣！徒跣至海濱，時風高月黑，海波洶涌，循海濱呼楚傖，不得，見買杏酪者，執以詢之曰，爾匿我楚傖耶？楚傖有詩曰：「能飲高歌未是狂，傷心除酒沒商量，他年兩個淒涼塚，合勒雙碑傍杜康。」一厂有簡楚傖詩云：「君猶橐筆我迴車，倦聽高談捫虱餘，爲問庾山枯樹好，韓陵片石又何如？」又題楚傖汾湖弔夢圖云：「青山來水總依稀，何幸分堤柳自圍，小謫仙人原是夢，奇才異代有遺徽，霜鋒椽筆參軍後，冷閣疏

香弔古歸，我展斯圖爲君感，騷心莫使壯心違。」交誼之深，於此可見。一厂爲黨事奔走甚烈，聞趙伯先死，赴香港謁其墓，詩以弔之。客海上，時馮春航善演兒女悲哀情狀，一厂排日往觀，一日哽咽不勝歸，蓋一厂傷心人也。

白龍山人潑墨畫荷

或謂清季藝人，多劍拔弩張之作，如康南海之書，吳缶廬之畫，皆亂世之徵兆也。與缶廬齊名者，則爲白龍山人，山人姓王，諱震，字一亭，爲海上之耆紳，工書畫，居大南門之芷園，數椽精築，花木扶疏，山人昧爽卽起，揮毫爲樂。有夏某者，知山人習性，攜一六尺素楮，於清晨詣芷園，請山人作畫，山人案頭有大墨盞，夏某注水磨之，山人進早餐畢，詢夏某墨磨就否？夏某以未濃對，山人囑略傾墨汁少許於別器中而再磨之，旣而曰可矣。展楮於案，案小不能容，乃鋪於地上，山人右手持大墨盞，左手持墨汁較濃之別器，向素楮驟潑之，而或淡或濃，爲之淋漓盡致，夏某大驚，以爲山人之發怒也。豈知山人却莞爾曰，畫成什之六七矣。取而張之壁間，對之凝思有頃，執筆就盞中餘墨而加以點染，汚墨最多處爲大荷葉，且作迎風傾側狀，極饒意致，汚墨較少處爲小荷葉，筋脈清疏，若露潤而未乾然，葉隙著花，芳姿淨質，有似真妃出浴，別添葦莖二三，青谿景色，悉呈目前，乃題「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十字，并加一款以興之，夏某大喜，取之而去，聞今猶保存未失也。山人

畫，迅筆立就，猶憶某歲黃園主人剝曲灌叟以所植御黃袍名菊遺贈山人，爲齋舍燕靜之娛，園丁請於回單上加鈴一印，山人囑園丁略候片刻，乃伸紙拈毫，對花寫照，旣成小立幅一，交諸園丁，曰，爾可持此去以報主人，卽以代回單可也。灌叟獲之，立裝成軸，每逢鞠有黃華，秋光大好時，輒懸挂之，紙上花與盆中花相映發，飲興爲之大豪也。山人茹素好佛，嘗於功德林蔬肴館席間把晤之，貽予名刺一，今日檢得，未免有人琴之慟矣，山人哲嗣季眉傳家學，亦擅丹青。

馬君武之垂老風情

予輯某刊，蒙胡樸安前輩，見貺其所撰南社詩話，曾述及馬君武。君武諱和，廣西桂林人，與鄧孟碩同鄉，留學德意志，喜下棋，棋品不甚佳，每下必悔子，嘗與程善子對弈，君武悔一子，善子亦悔一子，往往各連悔十餘子至二十子不等，有一次，竟將所下之子悔完，亦弈界趣話也。民國八九年間，君武與居覺生同居楊行鄉，經營耕種，實行農人生活，謝无量贈君武詩有云：「不信堂堂馬居士，種田擔糞了平生。」後出仕爲廣西省長，時李宗仁白崇禧，均其部下也，旣卸任，翩然來滬，一日乘摩托車行駛於南京路，警士必欲其下車，施行檢查，君武不允，幾致用武，朋輩相傳，引爲笑談，未幾任廣西大學校長，公餘喜涉足梨園，時坤伶有小金鳳者，玉笙璫管，競其珠喉，而修短得中，穠纖合度，所演以意態勝，不

管采鳳刷羽，神明煥發也，君武爲之溺情蕩志，既相邂逅，君武賦詩數十章，藻綺豐縟，曲致纏綿，小金鳳之慧眼，亦迥異凡庸，大有船山夫人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概，雖君武兩髯飄蕭，不之嫌也。從此出入相偕，常乘君武車同赴大學，某次校慶，舉行師生同樂會，小金鳳居然結束登場，演敘頭鳳一劇，怨紅顰綠，體貼入微，博得掌聲，似春雷之展，君武爲之掀髯一笑曰，個妮子真可人哉！君武，通西文，善彙譯，奈端康德之論，孟德盧梭之談，無不究其精奧，餘事爲詩文，亦復矯健可誦，有馬君武詩文集行世，其自序敘述其學歷甚詳，略云：「君武九歲失怙，賴慈母之教養，親戚之扶助，繼續讀書，十二歲從戴毓馴先生學，好讀歷史古人文集，十五歲，友況晴皋龍伯純，告以康有爲讀書法，是時居外祖陳允庵家，藏書頗備，二年間盡讀之，十七歲入體用學堂，從利文石先生學算，十九歲值庚子之變，四海鼎沸，君武乃去桂林，遊南洋，歸歷粵滬。辛丑冬遊日本，自此以後，讀中國書之時頗少矣，初至日本時，頗窮困，輒作文投諸報館，以謀自給，癸卯秋間，入日本西京大學學工藝化學，丙午夏返國，主教中國公學。時端方督兩江，購捕頗急，從友人楊篤生之勸，復得高嘯桐兄弟岑雲階諸公之助，西遊歐羅巴，學冶金於柏林工藝大學。」君武擅科學而不廢文藝，真不可多得之人才哉！

蒙古詩人三十六橋

飲水側帽之詞，出於黑水白山間之納蘭容若手筆，驚才絕艷，傳誦中原人士。不意晚清三六橋，爲韋韞毳幕中人，居然作雅頌之聲，篇什流播，足與納蘭後先輝映，雖不謂之佳話，不可得已。石遺室詩話載：「六橋爲樊樊山弟子，富於隸事，逼肖其師，尤熟於滿蒙各地方言，與故實稍雅馴者，多以入詩。」可誦者，如：「沙亥無塵卽珠履，板申不夜況華檐，」沙亥，蒙言鞋也，板申，蒙言房屋也，又「尙嫌會面太星更，萬里輶車我忽征。」星更，綏遠方言稀也。又「蔬餐塞上回回白，樓比江南寺寺紅。」蓋蒙人不事耕種，六七八等月，稍有蔬食，回回，白菜名，而廟宇窮極精華也。六橋爲杭州駐防官，以杭有蘇堤六橋之勝，乃有詩云：「除却西湖不是春，崇樓傑閣日翻新，倘援安石爭墩例，我算西湖舊主人。」與俞曲園殊友善，曲園日記有云：「六橋，蒙古人，名三多，六橋其號，年十七，襲三等輕車都尉，喜爲詩，有可園詩鈔，人以其三字爲姓，配號而呼之曰三六橋，余戲以橋字韻，成小詩調之曰，裏外湖隄兩六橋，相傳一十六條橋，詩人別有六橋在，三六居然十八橋。」與六橋往還及唱和者，尙有趙夢樓，任卓人，陳壽松，袁巽初，嵩允中，吳學莊，鄒筠波，方佩蘭，李益智，何棠孫諸耆舊，相處久，人亦忘其非我族類也。喜觀劇，時賈璧雲蜚聲紅氍，六橋日往觀之，贈以詩云：「萬人如海笑相迎，月扇雲衫隱此生，我惜賈郎仍不幸，儻逢劉季亦良平。」陳甘筠謂以張良貌似婦人女子，陳平美如冠玉，皆子都宋朝之美，非西施鄭旦之美，可謂擬於其倫。六橋亦工詞，曉遊調寄昭君怨云：「新霽落花春曙，驕馬一鞭何處，緩轡踏芳洲，繞紅樓，簾裏有人如玉，簾外有人愁綠，相見正無因，卷簾嚙。」狄平子

稱其風格逸麗，不減迦陵。六橋一度爲歸化副都統，晉庫倫辦事大臣，人民國，爲盛京副都統，移僑工事務局局長。

徐竹賢組織宛米山房

楊東山輯海上墨林，凡流寓海上之書畫家，咸錄入之，而於徐竹賢却未之及，豈滄海遺珠歟？抑東山輯墨林時，竹賢尙未作古，生存者不加品評歟？竹賢諱林，生於龍蟠虎踞之白門，常署白下徐林，或作賢道人，繪人物類吳友如，作走獸，活潑有生氣，花卉亦饒清致，而以人物致力最深。某歲端午，應友請畫鍾進士嫁妹圖，尋常之作，往往進士乘輿，而諸鬼舁之爲導，儀仗睍然，簇擁其妹，妹眉目清秀，固一美嬋娟也。竹賢所作，無嬋娟，無儀仗，祇有鬚髯若戟之進士，氣使鬼物而遠之。友殊不愜意，曰嫁妹烏得無嬋娟子，名不相符矣，竹賢曰，不然，鍾進士嫁妹，僅世俗之傳說，不足爲憑。爰考其實，嫁妹乃嫁魅之誤。嫁魅者，祇除不祥之謂，非之子于歸，而百兩將之也，人遂服其有識，忽慕海上繁華，乃挾二十金，爲觀光之計，既至，宿小旅舍中，晝則遨遊五都之市，所識同道不多，祇僉語霜興之有舊，時語霜興諸友結題襟館於汕頭路口，竹賢輒往小駐閒蹤焉。一日，竹賢邂逅一粲者，驚爲絕色，實則粲者固山梁中人，以買笑爲其生涯者也。繾綣纏綿，魂銷真個，不數日，而竹賢竟爲金盡裘敝之季子，以戀粲者故，尙不欲羸滕履躋以歸，無已，乃商之於僉語

霜，語霜囑以姑作畫，試爲求售，竹賢遂繪一虎，目光睒睒，作負嵎之勢，陳列題襟館中，不日有人出六金購去，竹賢續繪兩幅，又復得售主，竹賢從此樂不思蜀，娶粲者而主中饋焉。在申若干年，頗享盛名，既而與謝開鵬袁天祥輩，假豫園一隅，組織宛米山房，揮毫潑墨，殺粉調鉛，爲風雅之藪。庭院間纍纍多沙石，滋苔蔓艸，運以巧思，爲水石盆景，迄今猶有能道之者。

天虛我生主持自由談

曩年海上有國魂九才子之稱，如謝企石，吳眉孫，蔡眉良，戚飯牛，奚燕子等均挾其才藻，爲一時之俊。泉唐陳蝶仙，尤以多才藝爲此中巨擘。蝶仙諱栩，別署天虛我生，早歲風流自喜，著新疑雨集行世，自比金壇王次回。其最傳誦人口者，如：「妾意郎心雙赤赤，卿衫儂袖兩青青。」撰淚珠緣說部，脫胎紅樓夢，纏綿悱惻，一往情深，點綴詩詞酒令，新穎工巧，勝於紅樓。而於音律一道，語之尤詳，蓋作者之所精究也。蝶仙主持申報自由談及常識有年，其入申報，爲王鈍根所薦引，而介紹之者，婁江許瘦蝶也。先是海上同文滬報附刊消閒錄，提倡文藝，主筆政者爲周病鴛，時前清光緒廿九年也。瘦蝶客劉江，簿書之暇，不廢吟詠，有所作輒投寄病鴛，蝶仙亦連篇累什，揭布於消閒錄，兩人因互相唱酬。後蝶仙創著作林月刊，約瘦蝶撰稿，瘦蝶角遂於吟社外，復時時寄稿申報自由談，與主編王鈍根交，

光復後，瘦蝶介紹蝶仙與鈍根，初爲特約撰述，既而鈍根出營商業，蝶仙遂爲自由談編輯，訂投稿新例，分酬潤爲甲乙丙丁四級，誌於篇末以別之，有促狹者戲抄唐柳河東一文，化一名以投寄，翌日刊載，則列入丙等，促狹者遂致函蝶仙，謂未讀八大家文，如何爲主筆，柳河東列丙等，豈必盲左腐遷始得爲甲乙等耶？蝶仙却頗率直，立自登報引咎。蝶仙喜誘掖後進，常爲人竄改文字，有點鐵成金之妙。刊有文苑導遊錄一書。既而辦家庭工業社於滬南靜修路之三樂里，以牙粉及化妝品博得士女之歡迎，時周瘦鵲馳譽文壇，嗜紫羅蘭成癖，蝶仙投其所好，爲瘦鵲夫人鳳君特製紫蘭香粉，并成詞數闋以媵之，佈諸報章，傳爲佳話，某歲，瘦鵲慕琴小蝶小翠筱篋常覺偕蝶仙來蘇，作天平之遊，予與小青眠雲同爲嚮導，爲予識蝶仙之始。儕輩以小蝶爲其哲嗣，咸呼之爲老蝶。此時蝶仙詩文已不多作，所作無非應酬性質，不之留存，而拜花周武臣以爲其絕不經意之中，每多名言至理，而神致淡古，真力彌滿，非他人應酬之作所可同日語，因爲輯錄成栢園詩賸，入醉靈軒叢書中，香雪樓詞附焉。嚴獨鶴倡大經中學，所聘多名教授，蝶仙曾任詩詞講席。越年死，開追悼會於玉佛寺，予亦參加致祭也。

王蓴農之菊影樓影事

予於時彥小品，頗喜梁谿西神殘客王蓴農之詞翰瞻麗，饒有六朝烟水氣，而又深爲蓴農

晚節不終惜也。予識蓴農凡二十年，蓴農曾以其所著小品見界，予爲輯刊雲外朱樓集一書，不足，則予代爲蒐錄散載報章雜誌及南社集者以充實之，都正續二編。不意校勘既竣，蓴農忽檢得其所黏存者一巨冊，飭价持來，誦之則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令人爲之目迷神蕩，蓋藻思英發，其作品中之尤精進者，奈已書成不及補入矣。黏存之冊，留予箚篋中者凡年餘，卒以歸之，俾其自行珍度，不致有失也。豈知未幾戰事起，蓴農以不事生產，貧無以活，乃屈節爲莽大夫，旋病死滬上，遺稿均散佚，予聞之却又深悔當時之不代爲保存，將來或有問世之望也。而今已矣！蓴農主教滬江大學，兼任新聞報祕書。治事之暇，偶作北里遊，於福裕里邂逅梁蘭眉史，榜菊影樓者是也，蘭妙慧知文，能繪事，嘗以宵來夢境作小畫幅一，明漪一抹，綴以迴廊，不啻明聖湖頭景跡。蓴農付諸裝池，顏爲西湖尋夢行看子，并題醉太平詞一闕以張之。蘭好清遊，於滬上諸園，獨喜徐氏雙清別墅，嘗坐不繫舟中，倚闌微吟，得二十字曰：「一徑塵喧寂，到門唯鳥聲，庭花紅欲笑，心事託雙清。」蓴農大爲贊賞，於是學詩彌篤，某歲暮春三月，龍華天桃，豔傳人口，蘭約蓴農清晨往觀，蓴農答以午往，蘭曰，午則俗矣，桃含宿露，風韻天然，軟紅十里中，僅有此一片乾淨土，君尙欲隨車水馬龍之後，學田舍郎夾取江瑤柱大嚼耶！其吐屬之雋，非尋常嬰宛宛者流所得望其項背也，蓴農嘗購得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初印本，置蘭妝閣中數日，一日，蘭以方寸通草牋雙鈎「西神山長」四字示蓴農曰，我從書中縮摹祀三公碑鈎得者也。蓴農珍之如瑰寶。日乞名流題詠焉。知蓴農從事詞曲，謂鈕玉樵所記紅桃事，紅桃之節烈，于生之多情，帳中人之豪